

话陇人情结

杨景
主编

HUA LONGREN QINGJIE



陇人品格丛书 范鹏 总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话陇人情结

杨景
主编

HUA LONGREN QINGJIE



陇人品格丛书 范鹏 总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话陇人情结 / 杨景主编.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 3

(陇人品格丛书 / 范鹏总主编)

ISBN 978-7-226-03783-6

I. 话… II. 杨…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40661号

责任编辑: 党晨飞

装帧设计: 马吉庆

话陇人情结

杨 景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239 千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100

ISBN 978-7-226-03783-6

定价: 28.00 元

总 序 | PREFACE

2006年上半年，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计划在全省开展以“知荣辱树新风，提升陇人品格”为主题的思想教育宣传活动，安排甘肃省社科院围绕这一活动做些研究工作。接到任务后，院领导、科研处组织人员进行了座谈，并要求参加者结合专业特点，先在学理上予以思考，同时组成了由院党委书记、院长范鹏和副院长刘敏牵头，王步贵、穆纪光、邓慧君、马步升、周小华、魏静、李骅等科研人员参与的“陇人品格”课题组。课题研究初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青和宣传处的其他同志就一些问题亲临我院进行了指导。

通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对“陇人品格”达成了共识，将其概括为“诚实守信、包容创新、执着坚韧、团结奋进”这样十六个字。范鹏院长对其予以解释说明，认为陇人品格就是长期生活在陇原大地的甘肃人民最具特色的社会心理特征和地域文化形象，这一品格主要是通过千千万万甘肃人，数千年的社会实践和个人言行以不同形式反复表现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陇人品格是地方精神和地方人文涵养的具体体现和定格，受精神因素和人文涵养的制约和引导。就群体或个人而言，它集中体现出群体或个人的心态和行为，是做人为人的风范；也体现出群体或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其范畴而言，属于地域文化范畴，反映出地域文化的特征。同时也认识到，这项思想教育宣传活动是省委宣传部为深化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搭建的一个平台，其目的是通过这项活动，继承、发扬陇人身上已有的优秀品格，并使其进一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

从这一理解入手，我们从品格与精神的含义、品格本来的意义、

地方文化的源流、地方人文的特征、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地方文学彰显出的陇人形象、传统品格的现代化等角度入手，撰写论文，对陇人品格进行广泛梳理和深入论证。

两千里河山的雄伟苍劲，造就了陇人。陇人作为生活在甘肃这一自然环境下的群体，受自然环境的感染和熏陶，如黄土一样厚重，如山塬一样高远，如草原一样辽阔，如黄河一样豪迈，如大漠一样深沉。在自然面前，她一方面顺应自然、道法自然、恭敬谦虚、因势利导、真实质朴、悲天悯人，另一方面又积极抗争、不懈进取、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她的精神和品格与自然环境的韵味相适应，与自然环境的特点相依存。

七千年沧桑的悲壮起伏，历练了陇人。她从远古走来，披荆斩棘，蹒跚而行，她从对自然的感悟中创造物质需求，提炼精神营养。她开天画一，烧陶铸鼎，定秩序，明规矩，立郡县，制法令；她以民为本，以和为要，以和而求统一，以统一而求和；她点燃了边关烽燧的烟火，夯实了大漠戈壁的墙垣，聆听了丝路驿站的驼铃。她在金戈铁马的嘶鸣声中，沟通了心灵的鸿沟，跨越了语言的障碍；在箫管鼓乐的齐奏声中，迎来了八方的来客，送走了四方的友人；在低吟浅唱的诵经声中，提升了人生的感悟，化解了生命的无奈。这一切的一切，无不传递出陇人久远的记忆，无不显示出陇人生命的痕迹；这一切的一切，造就了陇人宽厚仁和、恢弘大度、包容超脱的人格魅力。

近百年革命和建设的风霜雪雨，三十年改革的峰回路转，激励着陇人。陇人在中华民族千年的巨变中，在工业文明的感召下，从沉沦中奋起，从懵懂中觉醒，陇东高厚是孕育新社会的摇篮，大漠玉门钻探出中国的第一口油井，荒漠戈壁崛起举世瞩目的航天城。陇人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谱写出一个个大我，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精神和品格，如老区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白银精神、会宁精神、石述柱精神、“人一之，我十之”的精神等等。这些精神反映出了陇人踏实憨厚、吃苦耐劳、舍己为人、坚韧执着的优秀品格。陇人的历史和发展是一段体现其精神气质和品格风范的历程。

我们以总结历史，传承过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为论证视野，梳理出了具有广泛共识的陇人品格的丰富内容和独特魅力，同时也指出了某些缺陷和不足，并提出了提升传统品格并使其现代化等方面的问题。我们把体现在陇人身上最典型、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品格，提炼概括为“诚实守信，包容创新，执着坚韧，团结奋进”这样几个字，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也有一定的实践激励意义。陇人品格是甘肃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写照，也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感到这项活动仅靠纯粹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有曲高和寡之嫌，必须用其他方式进行诠释和阐述，这样才能对陇人品格既有抽象的论述，又有具体形象生动的说明和刻画，使人们的感受更为生动直观，理解和认识也更为深刻全面。于是，经院党委书记、院长范鹏策划，课题组成员斟酌后，决定由几位中青年成员分别牵头编写一套“陇人品格”丛书。根据课题组成员的研究专长，我们进行了分工：由邓慧君同志从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的角度负责选题，主编《论陇人品格》一书；马步升同志从描写陇人陇事的杂文、散文、随笔等作品中选优秀作品和典型范例，主编《说陇人形象》一书；周小华（笔名杨景）同志从最能体现陇人风貌的小说作品中，精选汇编《话陇人情结》一书；魏静同志以正史为主，兼顾其他资料，汇编《忆陇人风范》一书。

我们选编这套丛书是期望对大众达到精神引领的目的。作为此次活动的参与单位，我们结合学科专长，通过学术探讨、理论阐述、文学形象汇编、历史人物回顾等形式，对陇人品格进行了论证、筛选、提炼、展示、点评，初步从思想上统一了认识，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参考的范本，以期引领人们的思想行为，以达到客观再现和精神引领的统一。从而使全省人民能够形成进取协作、自强不息、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养成素质优良、文化健全、情趣高尚、知识完备的人文风貌，树立文明、和谐、开放、进取的良好形象。这算是我们为甘肃省经济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尽了一份微薄之力，这也是我们编这套丛书的实际意义。

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人的活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是

人的发展。甘肃作为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要想在各个方面能够有所发展和突破，关键是解决人的问题。而在人的问题中，使每一位工作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人们，具备一种继承传统、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崇高精神和品格，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陇人品格”丛书的选编工作，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配合省委宣传部思想教育宣传活动编辑的这套丛书，是从特殊的视野对陇人进行了剖析和观察，理解和评价，这种探索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们的愿望是真诚的，试图使读者从对陇人品格的集中展示和解读中受到启发和感动。这是我们献给读者的心灵读本。

课题组成员长期身处书斋，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完成这样一个“经世致用”的课题还是有难度的，在此感谢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励小捷，副部长陈青以及宣传处的同志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感谢给我们不吝赐稿的学者和作家。正因为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才使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

“陇人品格”课题组（邓慧君执笔）

2008年12月

序 | 凝重的陇人黄土历史血脉上繁纷的幸福

——论短篇小说中的陇人品格

“穷人的幸福很低。”这是民间的哲理。陇上，这片自古以来遭受频繁战火涂炭、多灾多难的土地，她以自己累累的创伤为中华民族筑起了边关温暖的屏障，使憔悴内陆得以深深抚慰。大唐以来，又首先以开放的风姿接纳融汇了西方进步的文化艺术，为一个民族的开放浇灌了第一苑鲜花。然而人间美景却没有永驻，奢华又在蹉跎中流失，在表象上代之而起的尽是满目苍凉、贫瘠，而唯有在精神世界长存的是无与伦比的幸福观：安平乐道。

陇人品格短篇小说所展示的安平乐道的精神世界是繁纷的、多元的。作品通过个人心灵秘史透射出陇上辉煌的、沉重的历史，苍凉、隐忍背后的暖色是小说的主要特色。陇人品格小说是当代陇文学的主流。陇人品格短篇小说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二十多年的碰撞、融合与发展，容纳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宽阔的叙事经验，近年来不断有作品被各大刊物频频转载，在域外不断获奖。陇人品格短篇小说在当下的中国文坛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安平乐道是陇人价值观的核心。安平，并非安于贫困，它的灵魂是和谐中的平和。乐道则是对传统道德从容自信的坚守。这就是陇人内心普遍的价值观，这是历史的血泪凝成的生存哲理。这就是现实中的陇人。在文学世界中，陇人形象略有所变，那是作家智慧活动的苦心孤诣，而灵魂却和现实世界没有异样：暖色调的贫困——博大的精神王国支撑着的贫困生活。因此，这是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离奢华生活的人很远，离一切看重精神生活的人却很近。它的优势是沉重，劣势也是沉重。

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它凝聚着一个地域历史、哲学、民俗等

众多文化元素，否则会无法卓立于世界。

陇上作家以爱心展示的世界是特色中国的缩影。也许人类再进化几十年，这些都会成为珍贵的民俗或是精神“化石”，已不复还原，但它永远属于中华民族，而不能被同化。这就是“艺术陇人”的真正价值。

近十几年来，文学艺术的流变以丢弃这些为代价，去探寻更深的宝藏，而西部乃至陇上作家以他的愚钝坚守着自己的特色，结果不知是艺术圣殿的光芒重新照耀这里，还是西部人的大智若愚恒定了流变的漩涡。总之，当下的中国文坛已承认：上世纪的西部作家以创造西部汇入文学的潮流，而当下的西部文学则是以展示西部引领了文学潮流。这不能不说陇上文学深深的支撑作用。从这里说明陇人任何时候蹒跚足迹中所含的审慎态度，才真正代表着陇人的价值判断。他永远不敷衍趋势，不急功近利。恒定是陇人的魅力！风起浪急时才更显本色。

细说起来，地处北方的陇人在历史的记忆中应该是豪放强悍。北宋大儒苏东坡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在这里却是儒学的力量轻轻抹平了南北文化的差异。因为最彰显陇人精神的是儒家道德风范。它有伟大而不可磨灭之功，却也存在着大量的糟粕。陇人蜕变的缓慢也导致了发展过程中坐失了许多稍纵即逝的机遇。但是丢失的因此而丢失，得到的也因此而更沉重。

当代陇人品格在陇上作家近年来的小说中得到多元表述。在上世纪流派林立的文学世界中以自己恒定的文学精神力量，在多元化叙事中经受了碰撞与融合，从而展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特别是对人类和谐生存愿望的倾诉与表达，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已产生了经典性文本。这充分说明陇上作家将对陇人品格的关注始终作为其文学的主要视点，构成陇上当代文学的中心话语。如果历史地看待这些价值，这种始终从容自信的坚守力量，却正暗合了当下中国文学“重返 80 年代”的审美追问。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小说经历了对历史创伤肤浅的抚慰

后，转向了文学本真意义的追寻，对新的文学叙事与本土表述在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探索上，创建了里程碑式的经验。在后来文学多元化的追溯中，一些作品走向内容与形式的分离，再加上随着文学本身正常的边缘化，使文学变得曲高和寡。“重返 80 年代”对整个当下文坛有一点似乎是曲折的反复，但对陇上作家却不是重返。

陇上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的文学，它所阐释的和谐生存愿望是我国文学作品中最丰富、最具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内容。它所呈现的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已达到空前的水平，已构成当代优秀作家阐释和谐思想的重要文化现象。但是目前国内文学批评却尚无涉及这些内容。在全国第三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批评家张燕玲女士指出：“确实，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作家很难再依靠某种单一的文学取向，必须做到既向内又向外，在直面自己真实内心的同时，以宽阔深入的眼光容纳这个时代丰富复杂的经验，从而进行一个艰苦的自我提升，真正获得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和艺术能力。”（见《南方文坛》2005 年第 1 期，第 5 页，《文学在当下的艺术可能性》）

其实，“宽阔深入的眼光”早已潜藏在陇上作家的心底，在笔下率先呈现。自牛振寰女士的《风雪茫茫》顶着当时乍暖还寒的风险开了先河，邵振国先生的《麦客》风靡中国文坛，陇上作家便是一发而不可收，对陇人品格走向了自由纵情的展示。像安可君先生、彭中杰先生，对陇人品格的表述，从生活的细微处着眼，使厚重的黄土地显得灵秀轻盈，使陇人品格信手拈来，释放着生活的暖色。陇文化哺育下的陇人品格便通过小说艺术走向世界。这是当代陇上作家对当代陇文化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短篇小说，表述的陇人品格是通过农民、知识分子、工人，这些社会的中间力量，展示当代陇人的价值观和操守，那么到了世纪之交则题材涉猎更加广阔，视角更加新颖，主题更加多意，艺术手法更加圆熟。《哈一刀》就是一个例证。陇人的侠肝义胆，是古代人的楷模，深刻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品格的魅力。刀客在古代民间是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和今天的网上高手一样凭智慧和精湛的技艺为生。今天在这个历史陇人身上我们仍

然能够体会到陇人品格的渊源是当代人最大的精神财富。而且作者倾情展示古代陇上刀客铁血柔情的文学价值，还在于陇人品格所蕴含的十分丰富的精神元素，那首先是人。只有揭示人性的真实，才能使艺术的感染达到一定的力度。

爱情、亲情、博爱 是历代文学永恒的主题，它成就了许多文学大师。陇上的爱情却产生不了《梁祝》和《红楼梦》，也产生不了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它只能产生《风雪茫茫》中的爱情。这是这片特殊的土地对文学最高的馈赠。沉重的历史、凄惨的生活，迫使一个女人 为两个家庭付出了无法言说的代价。辛酸中的幸福 尽管没有巨大的艺术落差造成的强大感染力，但却是陇上的现实，仍然是独具魅力的。在文学史上它将会得到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为奴隶的母亲》同等重要的位置和影响。无愧地说，《风雪茫茫》是陇人品格小说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到了《手背》，陇人爱情生活的背景变了，但陇人的价值观却没变。《手背》通过上世纪末陇上开放的小城市一群只对肉体负责的男女，追逐欢乐却逃遁一个女性的真挚情爱，使她在空茫中殉情。它仍然像《风雪茫茫》一样，用低调张扬着陇人当下的价值观，让人感受到陇人在新的历史环境下 持守传统品格的撼人力量。

陇上，这是一片极其脆弱的生态下埋藏着历代战争创伤的土地。贫瘠、落后是无法掩盖的现实。就像《旱滩》中说的：“一口水，一把料，在一个干涸的季节就能挽救一个生命。她背负着它们，几乎等于背负着生命的全部希望在草滩上前进。”但是，苍凉、忧伤、凄婉背后的暖色是陇人品格短篇小说的色调。作品永远展示着人的力量，它是一种绵里藏针的力量。构成了陇人价值的冲击力，是一种平缓的、和合的、包容的形式。在《哈一刀》、《茶缘》、《拿枪的桑林》、《黑脸人》、《旱滩》、《弹弓》等作品中，很有品位的叙事，使陇人品格的短篇小说从内容和形式都到达了一个新的层次。

因此，我们足以喜悦地说：文学中的陇人品格将会为这个时代，人们如何走出精神困惑的隧道提供烛照。

杨 景

2007 年 2 月

目录 CONTENTS

哈一刀	马步升 / 001
风雪茫茫	牛正襄 / 006
茶缘	安可君 / 016
艾布的房子	马少青 / 027
乡土恋	彭中杰 / 035
拿枪的桑林	张存学 / 045
失重的灵柩	阎强国 / 053
我的天	袁俊宏 / 063
旱滩	王新军 / 078
擀毡	马步升 / 090
黑脸人	张存学 / 113
手背	刘 子 / 130
村长远行	周应合 / 141
筛落的阳光	清水河 / 153
弹弓	习 习 / 160
寻梦	徐广泽 / 174
拯救	王钟逵 / 187
尊严	徐兆寿 / 196
后记	杨 景 / 207

哈一刀

马步升

民国年间，西北地区刀客突然多了起来。在官路上，在驼道上，在豪门大宅的门楼下，经常可以看见留着“死毛头”、身穿灯笼状黑衣黑裤的精壮汉子。他们就是刀客。

“死毛头”其实就是“时髦头”的方言谐音。这些人剪掉辫子后，并不将头发剪短，而是长发披肩，额头与后脑勺间勒一条红布带。西北地区缺水，风沙大，长时间不洗头，长发板结起来，就成了一头死毛。穿的衣服，料子都是民间土布，颜色一律是黑的，款式上衣紧束，下身裤裆宽阔，裤脚抵缩，为的是纵跃自如，行动利落。一名刀客往往有两把刀，一把长的，背在身上，一把短的，插在裤脚上的刀鞘里。

刀客为何在民国年间多了起来呢？清朝末年，西北有过几十年的变乱，往日有嫌隙的，或见财起意的，等等原由，趁着社会的无序，你杀我，我杀你，若干年下来，你吃了亏，我占了便宜，大乱结束了，仇恨却越结越深。现在都做良民了，总不能再公开地刀来剑往。但有些人并不打算轻易地放弃寻仇，浪迹江湖的散兵游勇就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有些豪富人家或商队，并不想再生是非，便雇用一或几个名头较大的刀客，在庄院门楼上，或商队领头驼的背上，插一面三角形绿旗，写上刀客的名字或特殊标记，如此，名头不大、本事欠佳的刀客便见旗退避了。大量的刀客却是为主家临时雇用，双方先定好寻仇对象，刀客若觉得力能胜任，便谈定价钱，雇主先付一半定金，待刀客行事成功，再付全酬。刀客在接受定金之后，就得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一要保证行动成功，二是自家的生死命运与雇主无关，三是出现任何问题，比如被官府缉

获，不能出卖雇主。一个刀客应了事而不尽责，或干了有损行业声誉的事情，这碗饭肯定是吃不下去了，他的那颗头也肯定保不住了，其他刀客即使掘地三尺也要找见他，将头从他的肩膀上卸下来才算完事。

一行有一行的规矩。人命关天，规矩便如天一般大。

刀客中名头最大的是哈一刀。这个名号是他自封的还是别人赠送的，已不重要。他的名字究竟叫哈什么，很少有人知道。哈一刀只带一把刀，说准确点，是一把刃长八寸的短剑，挂在右半边屁股上。他杀人从不背后偷袭，都是先喊对方名字，再报自家字号，待其转过身来，做好准备，他拔刀，出手，刺人，收刀，一气呵成。眼慢一点的人，根本不会发现他做过什么动作，刀原来在哪儿现在还在哪儿，对方的咽喉已血喷如泉，睁大莫名其妙的眼睛，轰然倒地。有必要交代一下，他的下刀处都在咽喉，绝不会弄偏地方。成名后，他曾扬言说，哈一刀什么时候杀人用了第二刀，他心甘情愿为死者家属做一辈子牛马。

话不能说绝。哈一刀终于找着了必须用第二刀才能完事的角色。哈一刀未成名之前，马五是刀客中名头最响的。马五犯了刀客行中不可饶恕的罪过，他为雇主刺杀了仇家，没有回去取另一半酬金，却将被害人的闺女劫了去，从此销声匿迹。刀客只管为雇主取指定对象的性命，不可旁及无辜，更不可劫财劫色。马五犯了规矩，众多刀客苦苦搜寻，立志要洗刷他带给刀客行的耻辱，谁将马五杀了，谁便是当之无愧的刀客领袖。可是，没有人能找着马五。哈一刀成名了，但在未见到马五尸首前，任你有天大的本事，赢得雷鸣般的名声，也没有资格被其他刀客尊为领袖。

哈一刀决心要找到马五。许多有钱人花重金聘他做护卫，他概不答应，他只求有一个自由身去寻马五。日出日落，月缺月圆，驿路万里，无边风沙，六年光阴，哈一刀访遍了西北的豪门大宅，马五还是黄鹤杳然。哈一刀偶然听到一个曾在腾格里大沙漠中迷路的驼商说，他在沙漠深处碰见过一户人家，男的高大威猛，女的年轻漂亮，靠耕种一片绿洲过活。哈一刀心中一动，按照那人所说的方位搜索而去。

在一个阳光可以晒死人的午后，哈一刀找着了这片绿洲。四周是横绝天地的流沙，一块洼地渗出一股泉水，几十亩沙地得到泉水灌溉，白杨冲天，葡萄溢香，一片空地上堆放着刚刚收割的小麦。白杨树下有一座庄院，泥巴砌房，树枝结篱，鸡鸣马叫，好不祥和。他见院中树阴下有一男子光着上身，背对院门，肌肉纠结，彪悍异常。他没有见过马五，但他知道这就是马五。他纵身越篱入院，

叫了声：

“马五！”

那男子猛回头，机械地应道：

“谁？叫我干啥？”

“在下哈一刀。”哈一刀拱手致意。

马五在拱手还礼的当儿，身子一缩，就地滚到房檐下，已将一副青石锁子锤抓在手中。一连串动作真是快如闪电。饶是这样，哈一刀仍能在第一时间出刀毙人。马五的那副锁子锤是用整块青石凿成的，各重五十斤，锤状如锁，一根粗铁链拴住两组。若抓住铁链，将两锤抡起，撞在人身，任是谁，都要粉身碎骨的。只是石锤太沉，启动较慢。就在哈一刀刺中马五咽喉的当儿，他两眼突觉一亮，瞥见屋门闪出一个女人，红衫裹身，黑发扰扰，一股马兰花香扑面而来。他一分神，刀使得慢了，马五的锁子锤已然飞起，“锵啷”一声，短剑已被撞飞。哈一刀猛然惊醒，眼见得锁子锤离胸口不过数寸，忙仰身倒地，一个就地十八滚将短剑抢在手中，又一个就地十八滚反滚回来，抢入马五怀中。绕马五周身呼啸旋转的双锤擦着头皮雷霆而过，飞出柴门外。一股热血喷在哈一刀脸上。马五睁大眼睛，如山一般，颓然倒地。

高手过招，凶险至极，谁比谁慢眨眼的功夫，胜负就分出来了。哈一刀赢了，他心想，马五若使刀，现在倒在地上的说不准会是谁。马五为什么不用刀却使这种在一人对付许多人时才能发挥威力的笨家伙呢？哈一刀立即心明眼亮了：马五犯了刀客行的大忌，自动封刀，又知这事终得有个了局，便操练了这样一门兵器。

红衫女人定定地瞅着马五尸首，身边依偎着三个幼童。哈一刀认真看了女人一眼，顿时全身无力，气血散乱，扑在马五身上，放声恸哭。女人和孩子们呆了呆，随即也大放悲声。

都哭够了，哈一刀从门外捡回石锁，抽出短剑，三下两下，将剑磕为几段。他向女人讨了几尺白布裹在头上，抱起马五尸体，将其埋在野外，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回到庄院，哈一刀跪在女人面前，说：

“大嫂，收留我吧，从今往后，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奴才。”

那女人愣了半天，决然说：

“你走吧，我孩子长大后会来找你的。”

哈一刀说：

“我不能说话不算数，我叫哈一刀，今天我用了第二刀。”

渐趋稀薄的阳光洒下来，女人两眼尽是空茫。失了一会儿神，她叹息道：

“你还是走吧，哎，你们这些人，命。”

“我不能走！”哈一刀站了起来。

“你用了第二刀，你不说，别人不会知道的。”女人说。

“可是我知道！”哈一刀说。

女人不再搭腔。沉默得久了，哈一刀说：

“我要替马五哥养活你和孩子。”

孩子是女人身上最柔软的部位，马五女人低头看看三个孩子，又举头环顾一遍混沌的天地，叹了口气。给刀客当了多年的女人，马五女人深知，刀客们拿定了主意，是无法用语言说动的。她说：“你杀了我男人——我儿子的爹，你是我家的仇人。马五抢了我，我恨他，但他对我好，他是我儿子们的爹，你杀了他，你是我的大仇人。”

“我知道。”哈一刀说。

“从今以后，我可以给你做饭吃、做衣穿，可我不跟你说话，更不会让你沾我的身子，你要是硬来，我就死。你是我的大仇人。”

“我知道。”哈一刀说。

哈一刀在江湖上失踪了，他成了马五家忠心耿耿的奴才。起早贪黑，春种夏收，他精心侍弄着几十亩沙地。马五的女人果然不再与他说话。做熟了饭，就让孩子们来喊他，吃完饭，撂下碗就走。家里最好的饭是他的，最好的衣服是他的，话却是与他不说的。他也没打算与马五女人说话，这是他答应了人家的。他只把她说话的音色牢记在心，在田间干活时，一遍一遍地反刍，就如同正与她说话一般。他住在马棚里，与马五女人的卧室隔了两间屋子。马五女人制造出来的气味很浓。在夜深人静时，他仍然能感受到她的气息。她身上释放出来的气息极具煽动性，常常令他彻夜难眠。每逢这时，他就有点理解马五了，碰上这样一个女人，撂给他哈一刀也会像马五那样去做的。这个时候，他竟然有点羡慕马五了。

哈一刀适当地调整了一下生存方略，白天他极力将所有精力挥霍出去，地里的活干完了，就出一些闲力。他找来一副大号箩筐，将这个沙丘上的沙子一担担挑到另一个小沙丘上。他挑沙子，孩子们在附近沙丘上玩，坐在沙丘顶上，挨个

儿呼啸而下，一趟又一趟，一天又一天。他成了马五家三个儿子的朋友，但他晚上仍睡不着觉。

习武的人一旦洗手，心里总是紊乱。他想起了马五的锁子锤。锁子锤仍扔在屋檐下，马五死后，它们像两个失意的寡妇，蜷缩在那里，无人假以辞色。哈一刀将铁链担在肩膀上，铆足力气，转动身子，两只石锤就像两只富有灵性的蝴蝶绕身飞舞起来。他找着了浪费精神的地方。白天，干完活回来，他总要抡一阵子，晚上，他要抡到月明星稀。

两年过去了，哈一刀可以单手抓起铁链，将石锤抡得风车一般欢势。月明风静的夜里，满天满地只有石锤刮起的劲风，呼呼呼，他的血脉也在呼呼膨胀。后来，他乍然在石锤的劲风中，听见了马五女人的呼吸声。他怕惊扰了她的休息，就出了门，走得远远的，放开手脚练起来。

又是一季葡萄香。那一夜，天很高，很空，月亮很圆，很低，很饱满，像踮起脚就能够着似的。哈一刀光着膀子，忘情地抡起了双锤。汗水喷涌而出，他索性脱掉长裤，又脱掉内裤和鞋子，全裸着。天地间只有我，只有使双锤的哈一刀，月亮为我喝彩，清风为我击节赞赏。石锤与他的身心融为一体，就像使唤自己的双拳一样得心应手。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好像来自遥远，好像来自天上，而分明的又在耳畔。这不就是他日思夜梦的声音吗？他侧耳倾心捕捉这个声音，他的全部精神都被这个声音攫取了，一时忘了两只石锤带着巨大的惯性力量正在绕身旋转。双锤顿然后继无力，急剧收缩，向他卷来，一颗撞在了胸腔，一颗砸在了后背，双锤呼应，哈一刀雄厚的上半身立即成为一张薄饼。他轰然倒地的当儿，到底还是捕捉到了那个声音：

“哈兄弟，回屋休息吧。”

在人生最后一眼看世界时，他看见马五女人上身穿了一件红肚兜，下身穿了一条红短裤，在惨白的月光下，其红如血，其白如雪。哈一刀张开嘴想说一句，可胸膛如被利刃捅破的皮球，真气一泻无余，终究未能说出话来。在他行将闭上眼睛时，他从马五女人的眼神里发现她已明白了他要说的话。

第二天，马五女人领着三个孩子为哈一刀送葬时，大儿子盯着哈一刀喜气洋洋的脸说：“娘，哈叔叔为啥这样高兴？”

马步升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化所